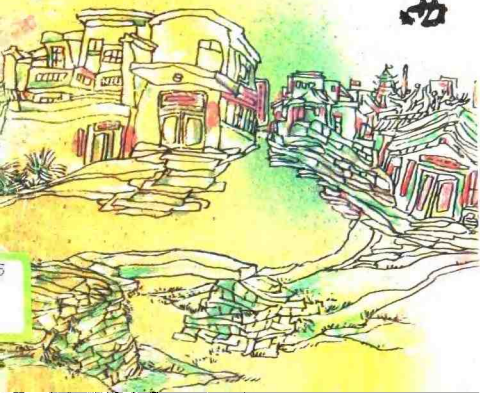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 河东河西

马鸿博

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冀南某农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。作者用大胆和敏锐的笔触，展示了我国农村孕育变革时期的广阔画面，生动地描述了在这一典型时期河庄公社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冲突，热情讴歌了坚持实事求是、勇于冲破左的思想束缚、走改革之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。小说主题深刻，富有情趣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，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。

## 河 东 河 西

马 鸿 博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省宁晋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1092毫米1/32 12.3125印张 266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

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00 定价：4.00元

I S B N 7 - 80505 - 241 - 7 / I · 233

---

## 序

马鸿博同志的长篇小说《河东河西》在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，很值得高兴！

翻开作品，熟悉的冀南农村，熟悉的滏阳河水，以及架在两岸的彩虹似的桥梁，构成一幅幅乡情浓郁的风景画。在画面中，那一张张质朴、憨厚的面容，一声声乡音浓重的话语，都活泼跳荡地诱你回到那充满酸辣苦甜的冀南乡下，回忆起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来。

我是怀着亲切的感情走进“河东河西”的。你瞧，勤恳正直的公社副主任牛初立，敢说敢道的“大脚婆”，有文化有抱负的青年“大淘气”，以及出风头、鬼点多的公社女书记李爱争，任人唯亲的胡副书记……一人一副面孔，一人一个脾气，各有各的风范情趣，又各自走着生活的轨道。不管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，被歌颂的还是被抨击的，都是活生生的。这实在表现了作者生活以及艺术的功力！

小说集中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，我国北方农村的真实情况。被贫困压的喘不过气来的广大农民，渴盼来一场大变革，渴盼彻底拔掉穷根，走上富裕之路，而变革的关键归根到底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。河庄公社的干部、群众，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，纷纷登场，各自做了他们的独特表演。作品以变革和保守的尖锐冲突为主线，着重反映了优秀的共产党人，怎样带领广大群众，以艰

苦卓绝的努力，争得了把握命运的主动权，赢得了历史的青睐！

我们的广大农民是可爱的，我们的广大干部也是可爱的，但历史遗留给他们的精神负担也是很沉重的。他们有缺点，有的还相当顽固，只有在整个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前进中才能逐渐得以克服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河东河西》绝不是一部昙花一现的作品，它所提出的问题，值得我们长期地认真思考。

作者为人诚实不欺，却有满腹锦绣。但毕竟是业余创作，没有更多的时间精雕细刻，以至无论在人物塑造、主题开掘，还是语言运用方面，都还难说无懈可击。但热烈的真情，对故乡故土的眷恋，始终流溢在作品中间，这是作者的心灵和历史责任感，相互溶和的结果。这一点是很令人佩服的！

置身于四化大业和改革洪流中的亿万读者，无不希望能看到与他们生活较贴近的作品，以吸取经验，汲取教益，激励奋发的勇气，开拓广阔的前途。《河东河西》正可满足这样的愿望，我想，这就是它可贵的价值了。

徐光耀

一九八九年岁末

秋深了，一阵秋风一阵凉。

秋风把柳树叶儿吹黄了，把杨树叶儿吹枯了，还要把它们从树上驱逐掉。可是，有些树叶儿还想在风中摇曳自傲，依依不舍地叮住枝条，奋力和风搏斗，左摇右晃地挣扎着。风越刮越急，那些黄色的、灰色的、黄绿斑驳的老叶儿，栖栖遑遑，气力已尽，被风从枝头上扯下来了！有的飘飘悠悠坠在树根旁的土地上，有的翻着跟头儿落到田野里。

田野里，一块一块玉米地，只剩下干枯的秸秆，被风吹得摇摇摆摆，唰唰作响；一片一片棉田，已经失去了生气，枝叶呈紫红色，暗绿色，风把棉桃拂开，绽出一朵朵白花；大白菜碧绿鲜艳，纵成队，横成行，整整齐齐，棵棵被谷秸捆起来，但束缚不住，菜心儿越长越硬；一望无际是黑褐色的土地，已经播种上了小麦，麦苗象针一样破土而出，锐不可当。有的麦芽被土坷垃压住，可爱的黄色的嫩芽，几经弯曲，又从坷垃缝里冲出来了！

在这一抹平原上，潞阳河从西南方向迤迤而来，象蛇一样爬行着。河里一股细流，清澈见底，映着碧蓝的天空，排列成“人”字形的北栖南翔的大雁，嘎嘎地鸣叫着，有秩序地在水中游动、消遣。风吹涟漪，闪烁着粼粼的水光。行到龙王庙旧址，水流轻轻一扬，转向北方，进了河庄公社地面。没走多远，前面树木丛丛，隐约可见黄色的、灰色的、红色的墙壁，传来大喇叭里播放出来的锣鼓声、歌唱声、哗笑声。潞阳河水闪着欢乐的纹理直奔过去，看看在玩什么热

同，有什么稀罕儿。它从村子中间穿过，把好端端的一个村庄分成两半，河东一半、河西一半。这个村庄名叫河庄村，后来以河为界成立了两个生产大队：东庄大队和西庄大队。人们习惯地叫河东里、河西里。接连东庄和西庄，架起了一座大桥，桥头水泥柱上刻着四个大字：“河庄大桥”，成了东西往来的通道，桥上的车马行人络绎不绝。

站在桥头，就能听到“哗儿哗儿——”的流水声，这是西岸黑龙潭里的水汇入濠阳河。黑龙潭，在这一带可有名啦，方圆有四五亩大，好象濠阳河这根蔓上长的一个大瓜。没有到过黑龙潭的人，谁不向往着神潭、神树、神人呢？

从桥头往北一里多路，东岸一道通河的干枯的河沟。这条大沟形似卧牛，人们叫它老牛沟。围着老牛沟，种了三圈小柳树。沟里已种上小麦，还没有出土。柳叶儿散布在沟里，好象一大块花布。

老牛沟的对面，上了西岸不远，就是河庄公社所在地。在大杨树底下藏着两排房屋，灰色砖墙，红瓦盖顶，显得十分耀眼，与东庄、西庄的土屋农舍相比，颇有点鹤立鸡群的气派，人们羡慕而敬畏地称公社大院。

过了老牛沟，河身折转向东，水也深了，奔流三里多路，就出了河庄公社的边界。九曲十八折的濠阳河，毕竟东流去。

—

秋高气爽，太阳偏西。

东庄大队的西口，马铃叮当，红缨鞭在空中发出“叭——叭——”两声清脆的音响，涌出一团尘烟，一辆双套马车冲上了河庄大桥。赶车的是个中年汉子，秃光头，穿着脏旧的灰色制服褂儿，系着仅有的一个钮扣儿，两扇衣襟随风飘动着，好象两个翅膀。他举着鞭子，一溜小跑上了桥。车上装着一布袋、一布袋粮食，布袋上坐着小淘气，他歪戴着帽儿，仰着脸，天真烂漫地吹着口哨：“天大地大，不如党的恩情大……”

小淘气，名叫刘保成，是东庄大队团支部书记，兼第一生产队队长。23岁了，个子长得矮，脸上身上都还流露出天真淘气的样子。村里人喊他姓名的很少，多是喊他小淘气，就连3岁的小孩子见了他，也拉着长声喊：“小——淘——气——”小淘气走到小孩跟前，用手将眼皮一翻，透明闪光的两个眼珠变成了血丝密布的两个肉疙瘩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并吓唬说：“你再喊，你再喊，我把你的鼻子咬平了！”小孩子吓得惶恐不安，裂嘴要哭。他立即把眼皮翻过来，小叭狗儿鼻子一耸，变个鬼脸，出个傻样，又把小孩逗笑了。因此，小孩们喊他小淘气再也不害怕了，习以为常了。

马车过了大桥，穿过西庄，迎着一阵一阵的偏北风奔驰着。前面一片大杨树林，从树干缝隙里清晰地看到一排十几间道士帽似的北屋，整齐而壮观。

马蹄嘚嘚地跑在树林西边的大明道上。道东是公社大院的围墙，围墙内传出清晰的对话声：“嗨，李书记，县里今天让汇报征购进度呢。”“你给县里汇报，就说完成任务啦。”“哎，我现在就挂电话汇报。”小淘气听到说话声站立在布袋上，瞪大眼睛向围墙内张望，象在寻找什么奥秘。他

看到公社张秘书在办公室门口正和李书记说话呢。

李书记一扭脸，扫见墙头上一个脑袋瓜儿，定睛一看，是东庄的小淘气，喊道：“小淘气！你干什么你？”

小淘气听到“小”字，便将身子往下一抽，蹲坐在布袋上，急忙对赶车的说：“有水哥，放两鞭子，快赶过公社大门去！快赶过公社大门去！土皇上来了，还不知道嘴里喷什么呢，快！”

于有水把头一扬，“哟——哒——”吆喝一声，“叭——叭——”放了两个响鞭，马儿一支愣，蹶起尾巴冲过去，马铃“哗哗哗哗”响成一个音，车后尘土飞扬，冒起一溜黄烟。

公社大门楼盖得很讲究，水磨石的，镶着一对大铁门，大卡车能出出进进。上面层层，或凸或凹，砌成图案，美观新颖，包围住“河庄人民公社”六个红光闪闪的大字，呈现出凌驾一切的派头。门口两边，在粉刷的墙壁上，写着土红色的大标语：“大批促大干，大干促大变。”

马车冲过公社大门的时候，一个推着锃明挂亮自行车的大闺女，前脚迈出了公社大门。小淘气假装没有看见，把头一拨愣，看了看天。那个大闺女头上蒙着白毛巾，脸膛红润，尘土向她扑去，她用胳膊遮挡着，命令似地高声喊道：

“小淘气，站住！小淘气，站住！”喊后猛扭回头，忙拿出手绢儿，捂住下半个脸，尘土呛得她干咳了两声，忽闪了几下长眼睫毛。

小淘气躲不过，无奈何，只好让于有水停住了车。小淘气身子一纵，一个鹞子翻身从车上跳下来，三蹦两跳地到了那个大闺女跟前，目不转睛地瞅着大闺女的令人喜爱的脸，

笑嘻嘻地说：“俺队里的征购任务超额完成啦，对你说，李书记。”

李书记见小淘气歪戴着半旧的军绿帽。土眉土眼的，鼻子两边积藏的尘土，快把小塌塌鼻埋住了，不由得眼眉一弯，嘴角上露出笑纹，满意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喊你为征购的事呢？超额完成了多少哇？”

小淘气讨好的神气跑了，摸了摸帽沿儿，好象在正帽子，脸扭了扭，瞟了李书记一眼，吭哧了两声，用力道出了两个字：“10斤。”

小淘气他们在过秤装车时，多称了10斤，是为了防备到粮站过磅时亏了秤。小淘气，发淘气，得意洋洋地说超额完成任务，被李书记一追问，反倒弄得难堪了，视线由李书记的脸上转移到鞋尖上了。

李书记听后，渴求多超额完成的眼神消逝了，笑纹收缩了，一甩手绢儿，瞪了小淘气一眼，“哼！这算什么超额！你真是个淘气鬼！”停了停，又问：“其他小队怎样呢？”

小淘气缓缓地抬起头，象受了多大委屈似地瞅着李爱争，摇头晃脑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不知道，你又不让我当支书，别的小队我哪儿知道！”小淘气眼看李书记要拉拉脸，忙改口说：“李书记，对你说，大队长于有路包的第四生产队还没有交呢，粮食还在场里堆着呢。”

李书记这些天脑袋瓜儿里装的都是征购、征购。她跑遍了全公社九个生产大队，四十九个生产队，督促批评，批评督促。她要在完成征购任务上全县拿第一，还要第一个超额完成任务。她想这是辛苦工作一年，是出头露脸还是丢人现眼的时候。常说：“工作硬不硬，就看秋后一过秤。”她命令

似地对小淘气说：“你回去对于有路说，就说我说啦，天黑以前，必须把粮食送到粮站，必须完成任务，你听见了吗？”

小淘气眨了眨眼，笑嘻嘻地瞅着李书记迷人的眼睛，“我说大书记，你说让我顾那头吧？听你的圣旨，我扭转屁股往回走，快跑着通知大队长。可是，没有人去粮站交粮食呀！我要是去粮站，又没有人去下指示啦！咳！又不能把我分成两半。你看……。”小淘气用手在胸前自上往下划着，出着傻样子辩解，脸上显出为难的神色。

李书记被小淘气的语调、动作弄得哭笑不得，“好啦，好啦，你快到粮站交征购去吧！这几天为征购的事，忙得我蒙头转向的。看你个淘气样！”

小淘气又蹿到车上。于有水坐在车辕上，鞭子一扬，马又嘚嘚地走起来。古铜色的脸往回扭了扭，眼光里充满了憨厚和不满，问：“说了些什么呀？罗里罗嗦的，也没有个完！”

“反正没有谈恋爱。”小淘气得意地顽皮地说道：“有水哥，你是个老光棍，我是个小光棍，你说说，咱这一道号的，什么时候才能娶他娘的一房新媳妇儿？”

于有水没有理睬他，扬起鞭子，“嘚——哒——”吆喝了一声。

小淘气的情绪低沉了，“唉！什么也不怨，就怨咱东庄穷，光棍汉子数不清。人家编成歌啦，‘河东庄，好吃糠，有了闺女说啥也不嫁给穷东庄。’不改变咱东庄的穷面貌呀，咱一辈子也甭想娶媳妇啦。”

两人沉默着，各想各的心事。叮当的马铃声，把路旁

摘棉花的大闺女、小媳妇的视线吸引过来。她们看到土猴似的小淘气，挤眉弄眼地嗤笑起来。

“你们笑什么，哪一个想嫁给我。”小淘气小声说了一句，眯缝着眼寻找着自己的意中人，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笑。又想到于有水媳妇快有门了，便问道：“有水哥，听说你正自由对着象哩。对的怎么着呢？”

“咱穷得屁股上盖着瓦，谁嫁给咱呢？”

“无风树不摇，我听说啦，还是你俩自由搞的呢。”

于有水傻乎乎地笑一笑，“嗯，八字还没有一撇呢。哼哒——”悠扬的吆喝声表达了他心头的喜悦。

“你没有一撇，我连影都没有哩。我要是娶媳妇呀，甭个看咱穷，赖的还是不要，要娶就娶李书记这个模样的，要是娶了李书记就得了！”

“叭——”于有水在空中放了个响鞭，马跑起来了。小淘气猝不及防，仰倒在布袋上。

李书记，名叫爱争，今年25岁了，中等个儿，长乎乎的脸上长着一双与众不同的变化多端的眼睛。长长的眼睫毛，有时象帘子一样，覆盖着眼睛；有时象翅膀一样，扇动不停。人们说她的眼睫毛忽扇一下儿，就是一个心眼儿，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外号，叫鬼眼毛。她的衣着是土洋结合的：头上蒙着一条蓝道道的白毛巾，土里土气的，但合她的心意，认为这样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，保持了革命的本色；脚下穿着放光的黑皮鞋，半高跟，洋里洋气的，但她觉得这双皮鞋穿得有气派，非一般人所能比的。上身浅蓝色，下身银灰色，熨折明晰，色调宜人，衣着讲究而不失大方，身段富态而不失风雅。人们说她是：土头洋脚，浑身都是刀味嗦。

李爱争用手绢儿拂了拂脸上的、身上的尘土，骑上自行车，到西庄去。她远远看到一辆装满粮食的大车出了村口，赶车的象是大淘气，正在下坡呢。喜悦充满了她的心头，两只脚轻快有力地蹬起来，自行车的轮盘飞也似地转动着，转动着。

大淘气，姓王，名新起，是西庄第一生产队队长，24岁了，大高个子，脸盘方正，眉目清秀，臂宽胸厚，是个英俊健壮的青年人。因为小时候是孩子们的头，在村里河边窜来跑去发淘气，再加上他个子长的又大，人们喊他大淘气。可是，现在他的脸上显不出一丝淘气的样子，反而给人们以老成持重的感觉。他天天乐呵呵的，劳动、学习都精神百倍，劲头十足。社员们说：大淘气搞了好对象，前年当队长，去年入了党，今年听说当支书，明年就到公社当干部。一步一层天，心气正盛哩。

今天，一反常态，大淘气的情绪不好。他板着面孔，没有好气地吆喝着牲口，用力地把着车闸下了大坡。大淘气低着头，漫不经心地赶着车走着。小拐子会计高高地坐在粮食布袋上，见大淘气的脸色阴沉，也不和他说话。只有马蹄嘚嘚地响着，车轴发出“吱扭扭——”的噪音。小拐子突然喊道：“喂！大淘气哥，你看前边来的是谁？”

大淘气抬头见李爱争满面春风地迎面而来，心里也开始泛起欢乐的浪花。正欲搭话，李爱争先开了腔：“哎，我老远看着就是你，征购任务完成了吗？”

“书记大嫂，没有看见我吗？我在车上坐的高高的。”小拐子出着怪声，“你布置的工作，俺大淘气哥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啦，保证完成任务，保准出不了辙。”

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声调不一地笑起来，但都笑得那么甜蜜。

突然，雷鸣似的吼声传来：“大淘气，你站住，我日你家十八辈！”

李爱争见一条大汉，手举铁锨，飞也似地下坡而来。她心里一惊，浑身紧缩了一下，手扶着自行车把左右侧晃着。

小拐子在车上看得真切，喊道：“王牛角，发什么混！日十八辈就日了你王家的亲祖宗了。”

大淘气猛回头，见王牛角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，心里的火也涌上来，手不由自主地一扬鞭儿，鞭梢扫在马的头上。马以为要挨打，吓得往旁边一躲，颠儿颠儿地拉偏了方向，出了车辙，一个轱辘滑到路旁的沟里，车倾倒了。

小拐子被甩在沟里，趴在地上，抬着头，伸着脖子喊：“书记大嫂，书记大嫂，快来救命呀！哎哟！摔得我动弹不了了。”

大淘气紧勒马缰绳，瞪了小拐子一眼，“胡喊叫什么！还不快爬起来！”

这时，王牛角已赶到跟前。他额头贴着一块白色纱布，好象吊睛白额大虫，举着铁锨，直扑大淘气。

大淘气见势头不妙，紧抓起鞭杆儿，斥问道：“王牛角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今天和你小子拼了！”话未落音，铁锨朝大淘气拍去。

大淘气一闪身，举鞭子一迎，鞭梢抽打在王牛角的硬脖颈上，更加激怒了王牛角。

王牛角恶狠狠的眼睛努出了眼眶，暴跳如雷，“我铲死你个狗日的！”

大淘气围着翻倒的大车跑，王牛角紧追不舍。大淘气跑了一圈儿，瞅个机会，回过头来，猛一鞭，打在王牛角的肩膀上；又转圈儿跑。

王牛角举着铁锨，喋喋不休地骂：“狗日的！你小子有种站住！”

李爱争急得直跺脚，本来说话声噪就高，又提高了八度，下命令道：“给我把铁锨放下！给我把铁锨放下！”

王牛角那听她那一套，继续追赶，骂着：“狗日的！你小子有种站住！”

地里的、场里的人们看到翻了车，急忙赶来。对王牛角追赶大淘气，有的训斥，有的劝阻。

王牛角当作耳旁风，举着铁锨怒吼道：“我铲死你个狗日的！”

人们看到王牛角混帐的发疯劲，不敢凑近他。

大淘气一边跑着，一边掉回头来，朝着王牛角举胳膊的手就是一鞭子，鞭梢剪在王牛角的手腕上，胳膊耷拉下来，人们才拦住了王牛角，夺了他的铁锨。有的拽着他的胳膊，有的推着他的脊梁，把他弄回村去。王牛角气不出地回头喊：“大淘气，我日你娘！走着瞧！”

把王牛角连拽带推弄走了以后，人们七手八脚地解牲口搬布袋，吆吆喝喝，忙作一团。李爱争也混到人们中间，一块推大车。

人们推着大车，有的社员故意把话说给李爱争听，“咱们小队交了这车粮食呀，口粮就分不够啦！俺家里一个人合

不住八大两呢。”

“光说给国家多贡献，就不说说让社员们吃饱饭。哼！公社里那些当官的长着眼哩，不能看着咱挨饿要饭。”

一个穿补丁褂子的中年妇女，没有看见李爱争在跟前，随葫芦打汤地说：“大淘气就知道给他那个书记媳妇舔屁股，为了他那个书记媳妇，蹶着尾巴充积极哩！还管人们够吃不够吃呀！”

大家哄笑起来。

李爱争听到后，扭了扭头，眼睫毛扎煞着，瞪了那个穿补丁褂子一眼。她气得脸红一阵，白一阵，到口边的话，咽了口吐沫，没有发泄出来。

这时，人们背地里称作老婆嘴儿的老汉赶来啦。他见人们哄笑，不满意地说：“笑什么，有什么笑头！嗯，翻了车，还笑哩！快拣地上的粮食吧。”他弓腰拣着撒在地上的玉米粒儿，口里念叨着：“粒粒皆辛苦，粒粒皆辛苦啊！”清鼻涕垂了很长，滴落在地上。

小拐子在大淘气身旁，捂着布袋口，听到人们七嘴八舌，对大淘气使了个眼色，手在膀旁指着李爱争说：“你给她说，咱这车粮食别交啦，拉回去吧。”

大淘气的嘴唇动了动，刚要启齿说话。李爱争见车快装好了，开了腔：“社员们，交纳征购粮食，是我们应尽的义务。交征购粮，是为了国家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！我们要摆正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的关系，先国家，再集体，最后才是个人。有的人不愿意交征购，这种思想应该受到批判！”她讲话赌着气，语调高昂而生冷。

人们听了以后，大眼瞪小眼，有的窃窃私语起来。穿

补丁褂子的那个妇女，局促不安，用手捅了捅左右的人，神情慌张地说：“坏啦，我刚才说的话砸了锅啦！别再把我也批判一回。”

大淘气认为李爱争讲得不妥，有失众望，恐怕有人站出来和她顶嘴，赶忙打圆场，和悦地说：“摆正三者关系，不是不注意个人利益，应该兼顾国家，集体、个人三者的利益……”

李爱争不解其意，打了一个愣儿，瞅了大淘气一眼，继续发泄肚里的气：“西庄是个先进大队，各项工作都要争先进。征购任务完成的好不好，是先进还是落后的主要标志。有的人不愿交征购，不是先进，是落后！社员们够吃不够吃，我们公社是清楚的，是关心群众生活的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关心群众生活，注意工作方法。’我们对社员们的生活是关心的。”

老婆嘴儿老汉笑呵呵的，用手擦了擦流到嘴边的清鼻涕，说：“李书记说啦，关心咱社员们的生活哩，有了困难去找李书记。快赶车走吧，快赶车走吧。”

在李爱争讲话的时候，支书于有法也闻讯赶来啦。他不问青红皂白，下车伊始便吼起来：“李书记说得对，李书记说得对。大家快干活去吧。”扭头对大淘气说：“大兄弟，天不早啦，快赶车送去吧。”边说边用手推他。又走到李爱争跟前，满脸赔笑地说：“李书记，走，村里去吧，家里去吧。”说着替李爱争推着自行车慢步往村里走去。人们也散了。

大淘气给了牲口一鞭子，头也不回，驱车而去。小拐子会计仍然坐在车上。他心平气和，好象局外人一样评论起

来：“我说大淘气哥呀，今天俺书记大嫂给你的面子真不小哇，没有当众批评你。你没有看见吗？她气得肚子一鼓一鼓的，象怀着小孩一样；脸绷得紧紧的，象扎着绷带一样。她两眼斜愣了好几次，要向你开炮，没有放响了。我看王牛角这个愣半标子的气不出，以后还得找事，可得小心着他点呀。”

大淘气没吭声，而脑海里的活动却胜过有声。在他的脑海里再现着在场里装车时与王牛角争斗的情况：

在西庄村西第一生产队的场里，十几个社员忙碌地装口袋，准备送交征购粮。有些社员看到队里粮食短少了，口粮才分了一半，红了眼，提开了意见，说开了气话：

“我说队长呀，你看看这场里就剩下坟头大的一堆粮食了，还够口粮吗？”

“分不够口粮，喝西北风！”一个社员脚踢粮食布袋，愤愤地说。

大淘气拿着秤砣，正在扶秤过粮食，解释说：“公社里让今天必须完成征购任务哩。”

“公社里是谁？还不是那个女书记。咱队长怕老婆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还没娶过门就光听他那个公社书记媳妇的。要是过了门呀，嗨！准得顶油灯，跪搓板。”一个社员阴阳怪气地说。

“嗨！你说错啦，没过门比过了门还厉害呢，不跪搓板得跪炭焦。”

人们嬉笑起来，嬉笑中有谴责。大淘气觉得不是滋味，心里烦乱地说：“穷哪念管什么事，能不交征购吗？快装车吧。”